



沙

SHA JI

祭

孙琪 著



沙 祭

孙 琪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祭/孙琪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1999

ISBN 7-80605-823-0

I. 沙… II. 孙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9666 号

沙 祭

孙 琪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乾兴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4 插页 335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80605-823-0/1·714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10061)

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培
养的为祖国做出无私奉献的一
代知识青年。

——作者



作者简介

孙琪，笔名雨薇。1956年出生，现在女友杂志社工作。已出版散文诗集《女友箴言》、人物特写集《女人笔下的女人》、散文集《烟悟人生》、长篇小说《红笺情话》。

女友杂志社爱心工程
陕北文化行动隆重推出

小说《沙祭》
报告文学《绿色丰碑》
——歌颂新中国培养
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献
身边疆治理毛乌素荒
漠的事迹
—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
成立50周年献礼

责任编辑 朱 鸿

封面设计 王艾尼

封面图片 由北京全景
视拓图片公司提供

引 子

相传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位残酷、野蛮的首领整日做着君临天下的好梦。一次，庆祝杀伐胜利之余，他带领他的部族臣民，跪拜在神坛之前，企求上天赐给他统领天下的力量和吉兆。

据说，那晚神灵果然示梦给他。于是，第二天，在太阳诞生之前，这位首领亲率他善战的臣民，披挂齐整，一路上昼行夜宿，追寻他梦中的圣地而去。

群马的铁蹄，惊扰了草原的幽梦。

胯下的座骑，驮着气度傲然的首领攀上一个红色的土墩。登高远眺，四野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啊！水草丰美，牛羊如云，与他梦中的景致如出一辙。顿时喜悦之光照亮了首领如盏的双眸，他在马上昂然慨叹：“临广泽以带清流，美哉斯阜！美哉斯阜！”

于是，这片养育牛羊和人民的土地从此失去了宁静与和平，为异族首领统御天下的野心痛苦地妊娠着。大片大片的牧场在无情的铁铤下顷刻变为枯土，一批一批民众被拉去充当了修建城池的民夫和锻造兵器的铁匠。

高大坚固的城池昂然挺立在绿树茂草之中，太阳为它镀上一层耀眼的白光。早就以王自称的首领举目仰望高大的城堞脱口慨叹：“美哉！白城！”

验收白城和兵器的仪式已经结束，接下来是惨不忍睹的

场面。君王命令铁匠和民夫相向而立，他宣布：倘若兵器刺穿城墙，负责建造此段城墙的民夫必将命归黄泉；倘若城墙刀枪不入，地狱的大门必将为铁匠敞开。

那是一段血流成河的日子，无数男儿惨死在暴君的刀剑之下。当时血花飞溅，俨然从天而降的红雨；大杀戮后的来年春季，牧场的草木长出血色的叶脉；花期盛时草原上处处充斥着血的腥味；红草养育的牛羊乳汁中也透着丝丝殷红。

坚固的城池和兵器为暴君赢得了一方天下。权利、财富和美女，一如既往地指引君王走上骄奢淫逸的殿堂。听从佞臣奉迎之言，为了满足无止境的欲望，使宫内所有物什达到“万”字配置，君王横征暴敛，民众家败人亡、流离失所，致使冤魂群起向玉皇大帝号哭告状。

玉皇大帝为黎民百姓主持公道，命令龙王收敛水钵，白城禁雨三载！暴君不为所慑，他悍然大笑：你早我山，奈我滩何？遍野的湖泊海子为白城送去了丰收，三年干旱，没有达到惩治暴君的目的。玉皇下令大涝三载！暴君站在高高的山上对天挑衅：你涝我滩、川，我还有山！愤怒的玉皇借助火神的力量意欲烧毁白城。暴君依然自鸣得意：你烧我地上，我还有地下！他跟玉皇大帝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。

此时，美貌的风神向玉皇请战，决心力挫暴君淫威。于是，拿着她美丽的风囊远往西伯利亚，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。飓风扬起沙浪滚滚东去，一时，四野暗无天日，大地如同跌入不可测的沙海深渊。只消数日，曾经显赫一时的白城就被沙龙吞噬。

于是，“临广泽以带清流”的美阜变成了草木不生的荒漠。

后人考证，传说中的白城就是历史上的统万城；君主就

是名叫赫连勃勃的匈奴首领；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榆林地区，的确曾经水草丰美、牛羊如云。

那么，一处林木茂密的大地，怎样从水肥草美蜕变成荒沙漫漫、寸草难生的广漠呢？这当然不仅仅是玉皇大帝和风神之过，而是历代屯兵垦荒的结果。

在此，我们无意借助传说故事，考证历史的功过和自然的变迁，我们要告诉读者的是——在那个曾经茂盛过又萧条过的土地上，历史又一次赋予它新生的机遇，一群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，用青春的热情和圣徒的执著，又为它重重地描上了一笔生命的绿色。

第一章

乔常勇被他父亲反锁在屋里。这下可急坏了桑婉婷和姬文鹏。

桑婉婷一天来都泡在乔家，这会儿小嘴甜甜地叫道：“乔妈，你们家乔常勇可是班长哇，你是明白人，你想想，明天一大早就出发，班长不见了，谁来带队呢？”她纯净的大眼睛盯着乔妈，挺讨人喜欢的样子。

闷头抽烟的乔爸抬头疑惑地看着桑婉婷：“离了常勇就没人管了？我看你就可以带队。都是大人了，谁还管不了自己？”

“我可没你儿子的本事。”桑婉婷知道乔常勇是乔家惟一的男孩儿，他姐姐十二岁那年，父母才生下他。姐姐早出嫁了，老人又上了年纪，舍不得儿子离开，何况又是要去几百公里以外的榆林工作。

“听说那儿可是个苦地方。”乔妈看着桑婉婷问：“你也敢去？”

“乔妈，人家桑婉婷西藏都敢去，还怕榆林？榆林连省都没出。”姬文鹏说。

“好男儿志在四方嘛，是不是乔伯伯？”桑婉婷调过脸，明亮的笑眼睛看着乔妈妈说：“我哥哥现在还在西藏呢。”她抓住乔妈的手，调皮地盯着窗外的屋檐说：“乔妈，你瞧，小鸟长大了，鸟妈妈也要放它们飞出去呢。你家乔常勇可是

只大雁呢。”说着她女儿撒娇样，把头抵在乔妈胸前。

桑婉婷五岁时父母先后早逝，她和大她三岁的哥哥被姑姑接到北京同住。在中学做语文老师的姑姑和身为共产党员、又是一家大厂厂长的姑父，使婉婷兄妹得以接受当时最正统的文化和思想教育。哥哥桑柯恭考入北京大学，三年后桑婉婷考回古城的西北大学，两人同在大学入党。哥哥大学毕业，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主动要求分配到西藏，在那曲做了一名教师。报纸上还登载了题为《青春在高原闪光》的文章，对桑柯恭的先进思想和事迹做过重点报道。

一度，哥哥成了桑婉婷的偶像，她立志追随哥哥，大学毕业后也要去建设西藏。利用最后一个暑假，她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。结果，刚走进拉萨，强烈的高山反应就击垮了雄心勃勃的姑娘，桑婉婷被驻藏部队收容，吸着氧气整天昏昏沉沉躺着，是姑父从医院把她接回北京的。

在北京，听高中同学萧丽丽说要去榆林改造沙漠。沙漠这两个字对涉世不深的桑婉婷而言，无疑是磨难和浪漫的代名词，是不同方位的另一个西藏。她急不可耐地向校方发送了请求奔赴榆林的航空信函。姑姑和姑父劝她：“婷婷，你的革命行动我们支持，可你跟丽丽不一样，丽丽是北京林学院毕业的，治沙造林专业对口，你是学文的，应该从事可以发挥特长的工作。”

婉婷睁着一双大眼睛说：“沙地不一定只需要治沙造林的人才，肯定会有适合我干的工作。”

姑姑叹了口气，一行泪珠从她慈祥的脸上跌落：“你父母把你们交给我，你们兄妹却天各一方，他们九泉有知的话，一定要埋怨我这做妹妹的……”

“姑姑你想哪儿去了，你和姑父为他们培养了两个大学

生，两个党员，爸妈若真的有知，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”

姬文鹏碰了碰桑婉婷，她即刻从回忆中醒过来。顺着姬文鹏的视线，桑婉婷看见一张小纸条从关锁着乔常勇的门缝挤出来。她机警地跳过去，弯腰去提门旁的水桶，一只手早已捏住纸条：“姬文鹏咱们抬水去。”

乔常勇在纸条上写着：“我明天肯定按时赶到，不会耽误出发，我的父母只是舍不得我，他们绝不会让我误事，我有把握。”

看见桑婉婷跟姬文鹏从门外拉进满满一车子煤球，乔妈过意不去了，她拉着桑婉婷的手心疼地说：“这么柔软的手，这么俊的模样天生当演员的料，怎么舍得让你做这样的粗活儿？”老人家还总不放心地一再盯着桑婉婷问：“你真的跟常勇他们一路去？”

其实，无论幸福还是苦恼，和顺还是艰难，作为语言或文字都是抽象的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和感悟它的内涵。

拂晓，大卡车驶出市区，向北挺进。两天的长途跋涉，黄土高原上的漫漫丘原是四野惟一的风景。车上的乔常勇和桑婉婷他们渐渐领悟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比想像更加艰苦的生存环境。

“这么多的山，为什么就长不出树来呢？”林启新的厚嘴唇上翘起一层干皮。

“你以为哪里都像你们商县，鸡粪堆里都能长出草来。”方小樱拍打着玫瑰花罩衣上的黄尘说。

“上帝哇，太恐怖了，没有绿色的旷野就是生命的末日……”

还没等姬文鹏抒完情，“噗”地一声，长一双杏眼的姑

娘笑了。“吴美娟的牙笑掉了。”方小樱大叫。

“小樱真有趣。”萧丽丽的北京语音非常好听。

“还好，你的牙没掉，否则，说不成话，非憋死你不可。”姬文鹏白了方小樱一眼。

车轮碾在久无天雨的土路上，就像跌入一触即发的尘海，搅得一路上黄烟滚滚，车上三十几个人全成了分不清眉眼的土人。因为一张嘴就会吃进尘土，好久都没人再开口讲话，歌喉也早已关闭，吮一缕纯净空气滋润心肺，显然是非常奢侈的愿望，大家只能在沉默中随车左右颠簸。十六位同学留在了延安，昨天，又有八位同学在绥德下车，留在车上的就只有四男四女八位同学。卡车已经进入沙区，旱魃的火舌，不仅扼杀了新生命的萌发，而且还在继续舔吮着空气中每一缕湿润，在连绵的沙丘之上发现一缕绿色的愿望早已破灭。

“还算幸运，若碰上狂风移沙，我们还得跳下车，用铁锹开路。”萧丽丽的同学刘阳扒在车帮上，一双醒目的大眼睛盯着波涛起伏的沙丘庆幸。

萧丽丽因为晕车而显得虚弱不堪，她无力地依靠着行李，一任车厢粗糙的木刺撕扯她的发辫。桑婉婷把自己散乱的头发用手帕扎起来，让丽丽靠在自己怀里，帮她理着发辫：“长发招灰，一到地方，咱们就把头发剪掉。一路上喝的水都没有，往后肯定没水洗头发。”

萧丽丽睁开疲倦的眼睛，打量了一眼灰蒙蒙的辫梢，点头表示同意。

刘阳不愿意了：“馊主意，桑婉婷，你若敢剪成我这样的，丽丽就剪成你那样的。”刘阳瞪着大眼睛，晃动偏分发式的脑袋向桑婉婷挑战。

“我也是好心，头发长了麻烦。可也不能剪成你那样，男女有别嘛。”桑婉婷抬起眼睛看刘阳，她的长睫毛因为沾染了黄尘越发抢眼。

“那，你的睫毛也要剪一点吧，太长了，会影响视线嘛！”姬文鹏盯着桑婉婷的认真样儿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“文鹏真不愧是诗人，会说话，赞美人的方式非同寻常。”乔常勇也把目光投向桑婉婷。

“婉婷的睫毛真的很漂亮，她若往下看，我常常搞不清她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。”吴美娟很羡慕地说。

“婉婷，我听丽丽说，高中时，你是学校的校花，你们俩搭伴演越剧《红楼梦》‘葬花、试玉’那段，你扮贾宝玉，丽丽扮林黛玉，结果许多男同学都喜欢上了你这个假的贾宝玉，是不是丽丽？”刘阳看着桑婉婷说，“你跟丽丽都很漂亮，不过，我更喜欢丽丽这种类型的，丽丽的美里有一种女性的纤柔，水一样清纯……”

“嗨，难道婉婷像泥，不够清纯吗？”方小樱最喜欢四面出击。

“当然不是，婉婷的美里有一份说不出的刚毅，是一般女孩子少有的……”

“饶了我吧，怎么给我相起面来，我看你有做相面师的倾向。”看见血珠从桑婉婷干裂的嘴唇渗出来，乔常勇从包里拿出一块洁白的手绢递给桑婉婷。

“谢谢，乔常勇才像个好大哥。”

“怎么不像我的好大哥？”方小樱故意撇着嘴说，“我的嘴也出血了。”

“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好大哥（国），你不是都有了嘛。”林启新商南口音很重地说。

“讨厌！骡驴踢死人，不说话也没人当你是哑巴，你想当好大哥还没资格呢，谁让你早早就金屋藏娇呢？”方小樱的嘴巴快要赛上刀子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大家都活过来了。我们遵照中央‘知识青年支援大西北’的号召，要在沙地打持久战，路还远，又缺水，还是节省点儿能源，保存体力吧。”乔常勇拍了拍林启新的肩膀，示意他不要再争辩。

大家果然各自养精蓄锐，不再争辩。萧丽丽靠着桑婉婷，桑婉婷闪烁亮光的眼睛，看着深远的天空，沉浸在对未知生活的向往中。

第二天下午，卡车喘着粗气，驶入被沙地包围的小城。满身尘土的年轻人跳下车，你看着我笑，我看着你笑，都以为别人比自己邋遢。只有方小樱拎着行李，神情冷静地打量着眼前的环境。

“这么窄的街道，繁华区在哪儿？”方小樱自言自语。

“你以为你是到大城市逛街景呢？什么繁华区不繁华区，就这么一条街，撒泡尿就能从街头流到街尾。”说话的人大个子黑脸膛，一身中山装，梳着刘阳式的偏分发型，一口东北腔，若不说话，保准没人怀疑他是当地人。

“本事大，怎么不多尿几泡，全当抗旱。”方小樱一边跟大家笑着，一边还不忘和黑脸大个儿逗趣。

“张建民你做甚吓人，你刚来也不比他们强。”农林局的干部指着张建民说，“跟你们一样都是来支援咱沙地的，老家比你们还远，在大兴安岭那头呢。走，先回家。”

家在农林局的窑洞里，窑壁没有粉刷，黄泥本色已被多年的油灯熏染得不见庐山真面目。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，只觉两眼一抹黑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“打开灯呀。”萧丽丽低声提示。

桑婉婷四下巡望，找不到灯线。

“刚回来，过一会儿就习惯了，先把铺盖放到烧炕上，歇歇脚。”农林局的女干部放下手里的油灯说。

其实，即使没有亮光，闭着眼睛在窑洞里大步走也绊不倒。窑洞里除了靠墙的一面大炕，别无他物。

“就这样？”方小樱嘟囔了一声。

“我看蛮不错。”吴美娟的话音里流露出几分兴奋。

“我看也行，如果条件好，咱们来就没意义了。先把行李打开。”桑婉婷的声音在空空的窑洞里显得很有力，她率先把自己的行李甩上炕。

方小樱把行李堆在炕西墙，桑婉婷问吴美娟：“你喜欢靠墙睡，还是睡中间？”

“怎么都可以。”吴美娟轻快地回答。

“干脆，美娟你靠东，我跟丽丽睡中间。”帮丽丽铺好床，让她先休息。然后，桑婉婷才为自己整理行李。

经过三天的颠簸，女孩子的体力已消耗殆尽。三位女伴都已平放在炕上，桑婉婷还在忙活着整理大家的洗漱用具。

“喂，可以进来吗？”刘阳提着水桶，“送水来了。”

萧丽丽一骨碌翻身跳下炕，去找她的铜质洗脸盆。看见炕上花花绿绿的被褥，刘阳眨巴着大眼睛打趣：“都就寝了，我们行李还没打开呢。”

“你们穷忙活什么？”方小樱懒懒地靠着被褥问。

“我们去城里视察了。”刘阳兴奋地说，“县城青石板马路两旁，潺潺流着桃花水，人说这是养美人儿的水。貂婵就是这桃花水滋润出来的。”刘阳信口胡诌，“丽丽可以不剪头发，婉婷的睫毛也可以留着了，我帮你们打水，赶快都洗

洗。人家农林局的领导，想得可周到了，正在为我们烧热水呢。张建民说灶上还专门为咱们做了黄米蒸饭呢。”

水的洗礼恢复了女孩子的美丽，再从窑洞出来，她们个个变了样儿，人人显得神清气爽。张建民看着一身藏蓝学生装的桑婉婷夸奖：“飒爽英姿嘛，还行，没孬种。”他大手一挥领大家围着一张老旧的木桌坐下。

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是一碗黄米饭和“大烩菜”。大烩菜是带皮土豆烩萝卜和一点点豆腐，几乎没有油水，不过闻起来还是挺馋人的。

“有土豆，还有豆腐——这可是上品大烩菜哟，我沾诸位光了。”张建民抽着鼻子说。

黄米饭呈现着金子般的色泽，吃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儿，尤其是吞咽，粗糙涩喉。萧丽丽首先搁下筷子，她一脸苦相地咀嚼着干粗的黄米，视线从脖子被噎得老长的刘阳和乔常勇几个男生身上，转向桑婉婷，在桑婉婷的脸上萧丽丽没有发现异样表情，她只好又低头勉强吃了起来。

吴美娟拽了拽萧丽丽的衣角，皱着眉摇摇头。萧丽丽终于找到了知音，她咧嘴一笑，满嘴黄米从唇齿间纷纷落下，撒落在粗黑的木饭桌上。

“真是金子，好看难吃。”方小樱把筷子搭在碗沿上。

桑婉婷看了她们一眼，自顾低头吃着。说真的，黄米饭对于桑婉婷也是一样的粗糙，可她坚信，欢迎他们的第一餐，肯定是当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饭食，如果连最好的都不能接受，那么，以后的日子将怎么去面对？她可不想初来乍到，先败在吃饭问题上。就是用筷子捅，她也要把这顿饭捅下肚去。

桑婉婷对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经历非常崇拜，小米